

第一章 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历史——史研究的对象

一、基本概念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

很清楚，欲弄清史学研究的特点，必先要弄清史研究的对象即历史的“特殊的矛盾性”，弄清历史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史学，就应该先研究什么是历史。

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认识是，世界由物质组成，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这个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便是历史。因此，历史的一般性定义就是这种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

但是，认真地考察就会发现，历史还有以下两层意义。

第一，它有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的区别。“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③既包括自然史，也包括人类史的“历史”，就是从广义上对历史的理解。而单单指人类社会史的“历史”，便是从狭义上对历史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斯在讲了上述话以后，说：“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 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①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们常说的也是史学所要研究的“历史”，应该是指的狭义理解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史。

第二，历史应该是人类社会活动发展的过去形态。这是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现实形态相对而言的。在佛教寺庙里，供奉的主佛像一般都有三尊，称“三世佛”：一尊是代表过去“世”的燃灯佛，一尊是代表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一尊则是代表未来“世”的弥勒佛。这里也明确地将“世”划分为三，有过去、现实和未来。我们史学所要研究的历史，就正是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世”即过去的形态。

二、主要特点

人类社会史作为世界的“某一现象”，明显地与其它的一些现象有着区别、不同，也即是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

第一，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前提。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有了人才有人类的社会，也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因此，正象李大钊说的：“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接，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③这样，无疑地历史所首先表现的就应该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包括了征服自然的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 页。

③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 197—198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9 月第 1 版。

第二，一度性，又称一去不复返性。

虽然作为历史，无论是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都具有一度性的特点，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活动还不象某些自然界的现象，可以“重复”地出现或者经过实验人为地让其“再现”。例如，生物界的植物，一年四季从种子种植、胚胎生芽、长成根茎、开花到结出果实这样一个过程，一般地每年就都至少可以“重复”一次。物理中的电磁感应现象，亦完全可以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一次又一次地予以完成。化学中的现象也是这样，某些元素的氧化和还原，就都可以在一定的设备下，经过实验或者工艺流程，使之反复地出现。人类社会的活动却只能是一过即逝，谁人再也不能让其“重演”。秦朝过后是汉朝，隋朝灭亡续大唐；前朝一切只能成为故事，再也不会出现在新朝的历史中。正象《红楼梦》中说的那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曾经演出过叱咤风云历史活剧的帝王将相们，一个个地只能作古，是不能够再生的。他们所表演的历史活剧，自然也就只能载之千古，而不会再现于后世重演。

第三，复杂性。这是与自然史相比较而言的。自然界是没有意识的存在，在自然史上充满自然力的支配，但一切都是有一些全然无意识、无辨别力、无目的的因子（动力）的交互作用与影响下运动与运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却不是那样“简单”，它在受着历史规律支配的同时，还受着有意识的人的牵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归根结蒂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创造历史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着各自意识的。恩格斯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得好：“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①所以，如果把历史比作是一个有血有肉、情节曲折、妙趣横生的长剧的话，恰恰人就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②

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但是它不仅要存在、发生在这些人的活动中，而且通过千千万万的有生命、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才可以实现。这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的运动相比，显然是要复杂得多，甚至容易给人以一种变幻莫测的感觉。

第四，统一性和多样性。

人类客观历史的统一性，又可以叫做普遍性，是指历史所共同的东西、普遍的存在，其实际所说的即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如人类历史的物质性、运动性等。一般地说，这种统一性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有着共同规律的，是“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③当然，如果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的话，它又可以包括如下的三种类型：

其一，能够在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阶段上都起作用的规律，所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规律。我们常说的人类社会的五种形态及其依次进行的顺序，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普遍规律。列宁就说过：“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然后“农奴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即近代的雇佣劳动制”。^①

其二，仅仅在某一个社会历史阶段起作用，而并不能够适用于其它社会历史阶段的规律。例如，关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规律，就只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而并不能够在无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挥作用。

其三，为某一个社会或某一种社会现象所独有的规律，哲学上又称“个别规律”。例如，在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的规律等。

凡此种种，便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或其某个阶段、某个时代某一社会现象的共性、普遍性，也即是统一性。

历史的多样性，指人类社会历史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事实。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不可能是雷同的，哪怕是在一个极其微小的事情上或者极其短暂的瞬间里。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具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例如，就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形态看，有些民族（如欧洲历史上的日尔曼人和斯拉夫人）就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径直地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中国及一些不发达的民族主义国家，还经过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社会历史阶段；其中，中国虽然在明清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历史阶段，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47页。

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有不少都经历了飞跃的发展；有的从领主封建制社会直接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西藏地区和云南的傣族地区；有的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如云南凉山地区；也有的则从原始社会迳直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东北的鄂伦春族地区，等等。再如，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其社会形态和性质来说是一样的，但是，众所周知，就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进程和因素来说，又都是极不相同的。英国、法国、美国不同，日本、德国更是迥异。

凡此这些，都是历史多样性的具体表现和有力证明。

在历史发展中，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辩证地存在于一起的。任尔历史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但是，却都要受着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制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在讲了“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愿望及其对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的话后，就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在这里能“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显然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是由这些规律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决定的了。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构成了这一切人们“动机”背后和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的动力”。

与此同时，历史的统一性即规律性，又是只能通过历史的多样性即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的历史进程，才能够体现出来。例如，正是通过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统治，两次内战以及被称之为“光荣革命”的1688年的宫廷政变等一系列的具体事件，体现出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资产阶级革命、确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同样，通过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也都能体现出这个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而后新的生产关系又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基本规律。因此，我们说历史的统一性是寓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的。历史的多样性是历史统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了历史的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无从谈起。

这在哲学上，便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清楚地表述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但是，任何一种物质的运动形式又是具有着自己的个性即特殊性，“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而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则是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毛泽东还进一步地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

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显然，在看待历史上，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不了解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正确关系，也就是等于不了解乃至至于抛弃了辩证法。

第五，必然性与偶然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又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例如，历史上一次大的战争，其爆发常常是由各种经济、政治乃至思想观念因素所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则可以视为是这些国家内政的继续。换句话说，其爆发带有着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但是，究竟爆发在何时、何地，由何个导火线来引爆，却是往往带有偶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瓜分世界的复杂矛盾引起的，尤其是当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形成以后，战争更是一触即发了。它的爆发绝对是必然的。但是，18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波希尼亚”成员普林西刺杀却成了这场大战的导火线。这是个偶然事件，当时许多国家都始所未料。一些国家的首脑在事后才发现，这是个难得的挑起战争的“借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哲学概念上讲，必然性是客观事物与现象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上，必然性就是规律性的一种体现。偶然性则不带客观事物与现象的本质联系，是不能够改变客观某一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它常常不与规律相联系。具体到人类历史，必然性则表现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并从中表现出历史发展的一定规律，而偶然性却是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以何形式表现，由什么历史人物去完成，以及它的结局什么样，等等。

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互相联系的辩证关系。

1. 历史的必然性总是要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形式。秦王朝的建立，是在承袭了战国时期封建割据、连年战祸之后，其时战争的残酷犹如孟子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那时，社会经济的残破和人民生计之艰难是完全可想而知的。刚刚“得离战国之苦”的秦王朝不仅不思“休养生息”，反而修阿房宫、筑骊山陵墓、建长城、伐南越、戍五岭，徭役、兵役极度的繁苛，再加上它又专任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从而造成了“赭衣塞路，圜墙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① 其兴也暴，其亡也暴。秦始皇所定下的秦朝“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只能够是个幻想，其速亡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却并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是经由了秦末农民战争才得以完成。公元前 209 年秋，一队 900 人的戍卒走在安徽宿县大泽乡，“遇雨失期”这时戍卒有个胸怀“鸿鹄之志”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奋臂一呼，于是大家“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掀起了这场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后来，虽然陈胜败死，然“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正象贾谊概括的那样：“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这一作用显然带着许多的偶然性，如“遇雨失期”，九百戍卒中有个陈胜存在，乃至戍守渔阳的遥远，大泽乡的地理位置、气候等，但是，恰恰是这一事件完成了秦朝灭亡的历史必然，而秦朝灭亡的“必然”也就是以这些“偶然”的具体形式，得以实现。

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历史的偶然性得以实现，还表现在下列事实上。即假如没有这个偶然事物，则还会有另一个偶然的事物产生出来，最后实现其历史的必然。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就说得十分好：“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

^① 《汉书》卷 23 《刑法志》。

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表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① 这里，“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恰巧就正表现出了历史的必然，而“他就会出现在”且不论这个人是谁，则便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了。

2. 历史的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补充。它对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能够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

历史的必然要通过历史的偶然为其具体的形式来加以实现，或曰“为自己开辟道路”。^② 但是，偶然性却不是只在那里消极地体现必然性。相反，它对必然性的实现、完成，能够也必定起着积极的作用。正象马克思说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首先，历史的偶然性是能够促进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和到来。这种“偶然”常常表现为地理环境，包括地形、资源、气候等，但是，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的作用，甚至“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④ 其具体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些革命家先进思想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活动在发动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如，俄国一些进步思想家对俄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列宁就概括得十分精辟：“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①正是这些“先驱者”的思想和活动，极大地加速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至于马克思及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起的巨大指导与发动作用，那就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马克思刚刚逝世时，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②思想家特别是革命的思想家，其理论对于历史必然性实现的意义，完全可以用列宁的一句话加以概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

历史偶然性促进必然性的实现，有的时候则表现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对于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这个作用之大，正如同列宁说的那样：“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的。一个事变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要成功，都常常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其迟来与速来，却是常常是与某个或某些杰出的个人的出现相联系的。象前面举的拿破仑的例子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37—438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0 页。

就是很好的证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需要一个“军事独裁者”，而拿破仑个人的军事才干和政治魄力，恰恰适合了这一需要，因而他的登台及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出现，就极好地完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赋予他的历史使命。拿破仑成为“军事独裁者”这个“偶然现象”无疑地是大大地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进程。

这一点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样表现出来。在英国内战中，最终资产阶级的国会派战胜了查理一世，且将他送上断头台，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首先是体现了英国的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必然，但是，作为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克伦威尔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够予以忽视的。甚至他的军事才能这一“偶然”性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对此专有论述。他说：“在英国内战中出现了两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一个是保皇派阵营中的鲁珀特亲王。他以每一骑兵指挥官所特有的‘骁勇’著称，但他几乎总是冲锋陷阵，忘掉了对骑兵的指挥。他本人如此全神贯注于眼前发生的事，以致在他身上‘勇敢的龙骑兵’的表现常多于指挥才能的发挥。还有一个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克伦威尔。他在必要时表现出同样的骁勇，同时在指挥方面却高明得多；他把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常留有预备队以防意外和用于决定性的机动，同时他善于随机应变，因此一般总是战胜用兵轻率对手。他只靠骑兵就赢得了马尔斯顿穆尔和诺伊兹比会战的胜利。”^①

在科学史上，某个“偶然”的个人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同样也是举不胜举的。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珍妮纺纱机及瓦特蒸汽机等发明，不但其发现者、发明者带有“偶然”性，而且这些发现、发明的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偶然”。但是，恰恰是这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08页。

“偶然”的事件，在人类的科技史上树起了丰碑。

其次，也要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有时又阻碍、延缓了历史必然发展的实现。在中国古代某一个帝王由于刚戾暴虐或骄奢淫逸的“性格”，滥用奸佞，政治黑暗，而使本来正在顺利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相对安定局面，为之破坏，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历史发展出现曲折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一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或正在发展，而由于出现错误的领导或错误的举措，结果使得革命遭受挫折乃至失败，历史为之“倒退”的事也是时有发生。更有如希特勒等反动人物的出现与活动，造成了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历史一时的“逆转”等一类的事，亦不乏见。至于在战争中由于指挥员个人的“偶然”因素，致使战局改变，导致本来必然胜利的结局，却以败北告终等等的事实，就实属更多了。同时，某一场天灾、瘟疫等自然界的“偶然性”延缓了历史发展必然的迅速实现，也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事。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偶然性从反面影响及于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和证明。

3. 历史的偶然性终究要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其最后的结果也完全决定于历史的必然性。

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的信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①

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某些偶然的事变

成功了，甚至演成了一场改变历史面貌的轰轰烈烈的活剧，如，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人民攻占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这本纯属“偶然”的事件，却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其结果导致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一天也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由美国共和党领袖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为契机，引爆了美国南北战争，最终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获胜，成了影响美国历史发展深远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样，1911年10月，由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在其总部机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试制炸弹不慎爆炸的“偶然”事变，引起的武昌方面新军的提前起义，成为了推翻清王朝乃至二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先声。1919年5月1日至2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历史阶段。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从当时看，甚至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事变发动者来说，都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乃至带有突发性。可正是这一事变的最后“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创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局面。

这些从历史的长河看，不乏成功的和意义深远、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历史“偶然”，之所以能够如此，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们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符合了当时外国的或中国的“经济的必然”。

反之，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某些事件不但不能成功，而且只是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有的即便也闹腾了一阵子，甚至维持了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终归是以其一败涂地而告终，任尔曹身败名裂，并“不废长江万古流”！历史并不因其“偶然”事变及后果而改变自己总的进程。如，1915年12月发生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史称“洪宪帝制”的事件与事隔不久，发生在1917年6月的“张勋复辟”事件就都是如此。同样，在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中，查理二世的复辟与美国南北战争以后林肯被反动分子所刺杀，未能丝毫改变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亦是如此。这些都同样表现出了历史必然性的作用。

第六，人类社会的历史还与自然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因为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是生活在自然界中，一天也不能与自然界脱离开来；自然史影响着人类社会史，人类社会史也影响着自然史。马克思、恩格斯在讲了前边关于历史分为自然史与人类史，以及“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的话后，就说：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自然史，但是，“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

首先，自然界制约、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种情形越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界能力低下的时候，越是突出。例如，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几个文明古国都是与大的河流分不开的。尼罗河流域哺育了古埃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产生了古巴比伦，恒河流域是古代印度的摇篮，黄河流域则孕育了中国古文明。同样是古希腊的著名城邦雅典与斯巴达，由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不同，无论是在生产部门、奴隶制形态，乃至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历史进程时刻受着其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就是近代也并不例外。美国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它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使它的本土遭到战火摧残，对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乃至其能够控制美洲、称霸世界都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与欧洲大陆相隔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这就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尽管一时席卷西北欧，但是始终只能空袭英国，却不能够直接地进入英伦三岛。至于在人类历史上，完全由于自然因素如大的地震、洪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等而使得古代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小国归于毁灭的事是并不少见的。自然因素影响及于一场战争胜负的情况，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同时，人类的活动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然史的内容。

一种情况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改造自然，如中国历代的治理黄河工程，筑堤防海活动，圩田、梯田的建造；现代的人工造雨、植树造林、人工破冰雹，改造沙漠工程等。另一种情形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如工业发达以后，废水、废气、废料污染环境，由于某种原因致使大气中的臭氧层出现空洞，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良田成为沙漠，等等。

第二节 史学——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一、基本概念

关于史学的含义，人们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意见。古代希腊文 *Historia* 是史字的意思，译意即为“真理的寻求”，后来发展到英文、法文，又有了“征询”、“问而知之”之意；亦有人认为希腊原文实际上是带有“纪事”，即以“求真的精神纪事”的意思。史为“纪事”在中国也有此说。《礼记·玉藻》说：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亦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史学（这里姑且不谈传说中的史学萌芽）。记言、记事，虽然《礼记》与《汉书》所述“左史”、“右史”的功能略有出入，但是“记录”下当时的事和言以为后世垂训，却是一致的。

另一说，史学最早起源于史官。台湾的李宗侗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1984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在讲“史的起源”时，

标题即为“史之初义为史官”。他明确地说：“史之初义为史官而非指史书”，并认为这一点与西欧史之起源不同；“在中国，史书是后起之义，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写之史书。”另，别的书著中也有此说。他们的依据大多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释“史”字时的一段文字：“史，记事者也。”看来，关于史学源于史官说之最早认识是许慎。

也有人认为，史学起源于史书。有了文字以后，人们才能把历史记述下来，遂成史书，而有了史学。黑格尔在赋于“历史”一词以史学含义时即说：它是“指那些通过想像为了想像而写出来的东西”。^①

还有一种说法，把史料即说成为史学。这在中国曾经有过。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就说过：“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②现代世界也有的史学家持此一说。英国的《剑桥近代史》多卷本的计划者阿克顿就认为“他们的任务既不是描述自己那个国家和宗教的历史，也不是自己的党派的历史，他们的唯一目标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在他看来“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历史学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阿克顿及其继承者的看法，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有人开始对之不满，甚至进行批评，指出他们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缺乏洞察力”，是“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③

关于史学含义的如上种种说法，有的是对其起源阶段认识的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集。

^③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